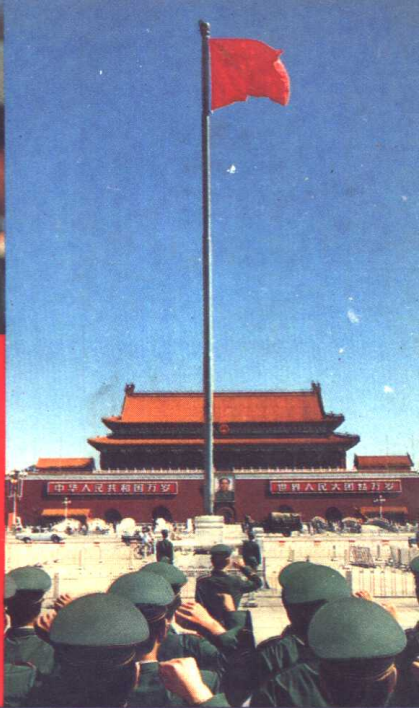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生庚 主编

历史的碑文

—1989·武警部队制止动乱
平息暴乱纪实



历史的碑文

——1989·武警部队制止动乱
平息反革命暴乱纪实

主编 陈 生 庚

编委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占魁 成 文

刘 方 陈生庚

党高明

经济管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刘 科 徐 玫
封面设计 陈玉先
责任校对 陆符铭 程凤珠
技术设计 赵惠民 孟 斌 王乐田

历史的碑文

主编 陈生庚

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8.625 190千字

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~31000册

ISBN7-80025-224-2/D·16

定价：3.20元

正气浩然的篇章（序）

1989年4月中旬到6月上旬，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险恶、最为惊心动魄的几十个日日夜夜。极少数人利用学潮，掀起了一场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政治动乱，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。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，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之一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领导下，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发扬了不怕艰难困苦、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，忍辱负重，英勇无畏，顽强战斗。尤其是驻京武警部队，在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干警的密切协同下，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，为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，为保卫党中央、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、保卫人民共和国的首都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发生在首都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波及到全国的许多城市，因此，驻守在西安、成都、上海、武汉、长沙、南京等地的几十万武警官兵，为制止发生在各地的动乱，稳定全国的局势，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在这场血与火、生与死的斗争中，广大武警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、严明的组织纪律、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，在武警部队的光荣史册上，写下了浩然正气的篇章。在这次斗争中，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。党和人民对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们给予了最高奖赏。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武警烈士李国瑞。

刘冠坡为“共和国卫士”的荣誉称号，是对武警部队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、制止各地动乱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，也是武警部队全体官兵的光荣。在这次制止动乱、平息暴乱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集体和个人，在武警部队的光荣史上将永远闪烁着光辉。这部取名为《历史的碑文》的报告文学集，记录下了武警战士对共和国的赤胆忠心，记录下了一颗颗融贯千秋浩气的不朽的灵魂。

党和人民给予武警部队以很高的评价。作为武警部队的广大官兵，一定要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牢记武警部队的宗旨，忠于党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武警职责，坚定不移地捍卫四项基本原则，发扬邓小平同志提倡的五种革命精神，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。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

張秀夫
一九八九年八月

历史的碑文

李连秀



目 录

正气浩然的篇章(序)·····	张秀夫	
京都讴歌·····	陈生庚 李训舟 周德伟	1
喋血的记忆·····	王占魁	22
防暴队雕塑·····	党高明	51
忠魂祭·····	范步春 陈生庚	64
热血酬壮志·····	许东辉 翟永太 屈宏太	75
王玉文——一棵顽强的生命之树·····	王占魁	83
4.22, 倾斜的古城·····	党高明	90
威武撼三湘·····	董汉民	107
上海铁路大悲歌·····	吴 江	129
巴山蜀水的诉说·····	刘宗银	144
蓉城血火录·····	欧阳廷贵 刘君尧 高森仁	160
武汉三镇的激战·····	张修富	179
“民主长征请愿团”溃散记 ·····	韩守训 郝国文 李玉美	191
省府保卫战·····	孙 东 戴继彬 赵 安	205
金戈铁马慑太原·····	暴玉怀 李 洪	209
齐鲁战狂潮·····	房思玉 杨志民	223
水枪喷出血与泪·····	傅祥荣	232
法网恢恢石井镇·····	吴文先 黄兆斌	243
津门壁垒·····	刘彦军	250
忠诚铸天山·····	田 邢	261
后 记·····	编 者	268

京都讴歌

陈生庚 李训舟 周德伟

1989年的暮春初夏，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终被一举平息，共和国的历史上用血与火写就的这可歌可泣的一页，铭刻着人民解放军的功绩，也铭刻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功绩。本文记述的是武警北京总队在这场正义与邪恶之较量的试卷上，用生命的热血所写下的光彩夺目的一页。

——题记

恶风浊浪，黑云压城。武警战士大义凛然。

天安门广场上，国旗始终和太阳同时升起。

1989年4月15日，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宣告后，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，便很快出现了悼念胡耀邦同志的花圈。

在此执勤的武警天安门中队的战士十分理解群众的心情，每当此时，他们总是主动去解开纪念碑四周的保护链，协助悼念的群众将花圈端放在纪念碑北侧的正中央。可是他们很快发现，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悼念活动中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去世的谣言，以至出现了恶毒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蜚语。这是一个不祥之兆。天安门中队党支部要求全体官兵忠于职守，保持高度警惕，密切注视势态发展。

势态的发展如此之迅速。无耻的谣言鼓动着人们的狂热情绪，那些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和思考的人，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了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的行列，被卷进了天安门广场动乱的圈子。仅仅20多天，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，被“蚕食”得只剩下国旗围栏内的176平方米的这块净土了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变成了极少数人大放厥词的讲台，汉白玉的栏杆和浮雕上，被肆意涂抹着五花八门的蛊惑人心的反动标语，圣洁的天安门广场上成了藏污纳垢的垃圾站……

这一切，作为与天安门广场朝夕相伴，爱广场胜过爱自己的武警天安门中队的官兵，怎么能不疾首痛心；这一切，已经使他们明白，人民的广场已经成了一小撮阴谋家制造谣言的黑巢窝，策划动乱的指挥部；这一切，更使他们掂量出来了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自己的哨位肩负着何等特殊的使命！

乌云密布，浊溢横流。护卫国旗的哨位已处于重重包围之中。有人将煽动动乱的传单成团成捆的硬往哨兵手里塞，有人劝逼哨兵书写声援书，有人要夺走哨位上的太阳伞，更有那喋喋不休的“高自联”、“工自联”的高音喇叭，一天24小时充斥着哨兵的耳际……。国旗班的战士们对此不屑一顾，他们只有一个信念：不能被谣言牵着鼻子走，也不能“跟着感觉走”，只能坚定不移跟党走。他们牢牢地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，忠实地履行着护卫国旗的神圣职责。

一小撮阴谋策划动乱的家伙，对哨兵恼羞成怒，煽动已变成挑衅。

几个家伙翻过汉白玉的国旗围栏，要把污辱党和国家某领导人的画像挂在旗杆上。哨兵们理直气壮地上前阻止，使其没有得逞。

4月20日，有人制造了所谓“四·二〇”血案的谣言，说新

华门前血流遍地。于是又有一伙人抬着一个大花圈，放在国旗的汉白玉栏杆旁，说是要悼念在“四·二〇”惨案中的遇难者。哨兵们戳穿谎言，当即令其将花圈抬走。

国旗班的战士们气宇轩昂，义正词严，一小撮制造动乱的人视国旗卫士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们恶狠狠地说：“非把这几个‘傻大兵’赶走不可，他们在这儿一天，我们就不舒服一天”。

什么“你们是动物园里没有进化成人的猴子”；

什么“你们是没有思维的机器人”；

什么“你们是伪政府的看家狗”……污言秽语，一齐向着哨兵们袭来。更有甚者，有人将一张画有狗戴警帽的漫画展示在哨兵面前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美好形象”。

屈辱比死亡更加折磨人。哨兵的心头在滴血。但是，为不授人以柄，不给党和政府处置动乱的工作增加麻烦，他们把泪水咽进肚子，依然似一尊尊雕像，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国旗下。

挑衅在不断升级。

5月4日上午，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，在极少数坏人的煽动下，掀起了围攻国旗哨兵的恶浪。汽水瓶、冰棍，“辟辟叭叭”的打在哨兵身上；软包装袋里的果汁吱吱溜溜地射在哨兵脸上。

不是没有还言之口，不是没有回击之力，只是为了避免极少数坏人想借此制造流血冲突，以达到他们用鲜血去鼓动群众、操纵群众的罪恶目的，国旗班的战士严守“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”的纪律，忍辱负重，委屈求克制，依然是昂首挺立在哨位上。

挑衅已发展为捣乱破坏。5月20日，在气急败坏的“高自

联”的头头指挥下，极少数坏人居然制造阻止升降国旗的事端。

这天，是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第一天。清晨，当国旗班的战士们擎着国旗、迈着雄健的步伐，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国旗旗座旁时，一个家伙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不许升旗！今天流氓政府宣布戒严，这是国耻日！”

火焰是何等嚣张，态度是何等蛮横。大智大勇的武警战士们，人格遭污辱可以克制，而面对共和国的国旗遭蹂躏，他们却是针锋相对，寸步不让。

中队指导员张根恒和排长齐建华，同“高自联”的代表面对面展开了说理斗争。

“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，日出而升，日落而降，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。一天不升国旗，就意味着我们的共和国在地球上消逝一天。如果你们真的在国际上造成了这个影响，这才是真正的国耻！”张指导员的话柔中寓刚，绵里藏针。

“政府已腐败透顶，五星红旗已不能代表我们国家！要升就升我们‘高自联’的旗。”

“这绝对办不到！五星红旗作为国旗，是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，是写进宪法的。升‘高自联’的旗是经过谁批准的？”齐排长的话掷地有声，步步进逼。

“我们‘高自联’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，为什么不能升我们的旗？”

“十一亿人民都爱国，升‘高自联’的旗，请你们去问问十一亿人民答应不答应！”

正义在胸，真理在手。“高自联”的代表在被他们视为的“傻大兵”面前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霞，同太阳一起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了。

“高自联”的头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他们一招未成又施一招。还是在5月20日这天，他们在面对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金水桥上，挂起了一条不高也不矮的横幅，上面写着攻击党和国家某两位领导人的恶毒标语，有意阻挡降旗战士的行进路线。傍晚，降旗的时刻到了，齐排长让“高自联”把横幅取掉，“高自联”的纠察队员厚颜无耻地提出了两个条件：“若走这条正桥，必须从横幅下钻过去；若不钻过去，必须改道走西边那座偏桥。”

岂有此理！

国旗班的战士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：国旗若从横幅下钻过去，这就意味着共和国向黑暗势力低头，国旗若行偏桥，这就意味着共和国走上邪道。

“不行！你们必须把横幅取掉。”齐排长虽然克制着内心的愤怒，但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却令对方毛骨悚然，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。

“你们这样做，是对国旗的亵渎，是对人民的污辱。请你们再想一想，哪一个国家能容忍国旗遭这样的践踏！”

“这，我得请示一下”。纠察队员强打精神，语无伦次地用对讲机向“高自联”的头头汇报了武警战士的强硬态度。

邪恶怎能敌得过正义？纠察队员象霜打的茄子，卷起横幅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武警战士擎着国旗，扬眉吐气，阔步通过金水桥，走进天安门。

啊！天安门广场，当您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之时，这里的每一块方砖，每一座雕塑无不可以作证，从4月上旬到6月

上旬,在这个黑云压城、腥风血雨的日子里,您的身穿橄榄绿的忠诚卫士,用大智大勇谱写出了一曲大义凛然的正气歌。

十里长街,火海石雨。疏通要道的武警官兵一往无前。戒严部队按时到达天安门。

1989年6月3日夜晩,这是革命与反革命、暴乱与平暴乱进行殊死搏斗的一夜。

戒严部队指挥部授予武警北京总队的任务是,组织50名防暴队员,和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一起,为大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打开通道;集结主要兵力疏通咽喉道口;然后配合解放军清理天安门广场。

这是特殊战斗中的特殊任务。5月20日,实行戒严第一天,进城的戒严部队就被堵在郊外,武警在给解放军疏通要道时,在六里桥一带被打伤170余名官兵。10多天来,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为阻止戒严部队进城,已做了充足的准备,特别是“高自联”、“工自联”所大肆进行的反革命煽动,极力挑动人们对政府的仇恨,已把不明真相的人的神经刺激到高度亢奋的程度。战斗的特殊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,从将军到士兵,谁都未曾经历过。

在武警总部的作战值班室里,司令员李连秀、政委张秀夫等领导率领司、政、后三大部门的主要领导,在密切注视着战情,一个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……

在北京总队,总队长张文琦、政委张世瑗、副总队长孟振德等所有总队领导,彻夜不眠地战斗在各自的指挥位置上。

6月3日晚10时40分,一声令下,武警各支队从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,火速向城区开进。

在东线，第三支队、第十支队、武警总部直属支队，冲破层层阻截，奋力前进；

在南线，七支队、十一支队的车队受阻，广大官兵冒着雨点般的石块，改成徒步行进。十二支队冲过九座过街天桥，每次都遭到在桥上的暴徒们居高临下的袭击，他们徒步行走19华里，到达了集结地域；

在西线，一支队和二支队绕行冲出第一集结地，徒步前往西单；

在北线，五支队、八支队、总队指挥学校车队行进到马甸立交桥受阻，步履艰难地开进。与此同时，防暴队第一梯队的25名防暴队员在总队、支队6名警官的指挥下，徒步走在戒严部队军车的最前头，从军事博物馆出发由西向东沿长安街向着天安门广场开进。

这是极其艰难的开道，也是勇往直前的开道。他们抬腿没走多远，前方木樨地桥头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势态：桥上横着数辆公共电、汽车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从桥头向东一片黑压压的人群。

“堵住他们——”

“砸死他们——”

一片挥舞的手臂，一阵疯狂的叫喊，石头、瓦块、燃烧瓶象雨点般打在防暴队员的头盔上、盾牌上、腿上、身上。开道受阻。长长的刚刚启动的军车车队骤然减速，缓缓的停在了马路上。防暴队力图用话筒向群众作宣传解释，无济于事，回答他们的不是石头、瓦块，就是燃烧瓶。

忍无可忍！退无可退！让无可让！

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，必须保证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！总队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一声令下：打！十几枚催泪

弹“呼呼”地从防暴队员的手中飞了出去，人群中一阵骚动，纷纷向马路两旁退去。防暴队员乘虚而入，一阵气吞山河的“冲呀——”刹时，防暴队均由干部作排头兵，成三路纵队勇猛的冲向前方，开辟通道。催泪弹的有效时间很短，失去理智的人群得知这并非能致命，就由受惊而退，再度向前涌成一团，在少数暴徒的摇旗呐喊下，变本加厉地袭击着部队。

为了保护自己，更是为了保护解放军及时排除障碍，防暴队员们每冲过一道障碍，他们总要止住脚步，三路纵队组成一个盾牌挡前的防御扇形。这是急中生智的一招，在他们平时演练的教材上从来也找不到这一页。正是这一招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己的伤亡，有效地保护了解放军清障开进。

只有几分钟，木樨地桥头的人群被驱散，横在桥上的燃着浓烟烈火的公共电汽车被推开，长长的军车队伍徐徐驶过桥面。

胜利不能没有代价。木樨地被攻克，防暴队的31名官兵无一人没有负伤。战士关宏杰的小腿已露出白晰的骨头，代理排长孙鸿武的两条裤腿已在滴血，每人的绿色头盔已被砸成白色斑斑，手中的盾牌留下了深深的痕道……紧随防暴队的戒严指挥部的首长试图让他们喘口气。

“不行！我们要一鼓作气，不到天安门，决不停半步！”

“好！你们这高昂的士气，我们一百个放心。”

马路两旁，高楼两侧，绿树荫中，飞来的砖石、花盆、铁器，砸在他们身上梆梆作响，可一个个防暴队员如钢筋铁骨，似猛虎下山，只是抖一抖身子，又继续向前前进。

复兴门桥头，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恶战。堵截的人墙，飞来的石块，防暴队员似乎还没有放在眼里，只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火海路障，倒确实令他们心头震了一下。他们看到，

堵在桥上的十几辆公共电汽车熊熊燃烧着，油箱“嘭叭嘭、叭”的在爆炸；交叉横在马路上的交通隔离铁栅栏裹着浇上汽油的棉被，又构成了一道道火墙；再看路面，铺了一层厚厚的煤块，浇上汽油，火苗一窜几尺高……

火海，令人胆颤。

真金不怕火炼。

走在防暴队最前头的支队副政委李林、参谋长丁书贞率先闯进了火海，中队长姜超成、副中队长李善涛、代理排长孙鸿武紧紧跟上，防暴勇士们赴汤蹈火，从熊熊燃烧着的车顶上翻了过去，从车低下爬了过去，从车箱的连结处钻了过去……

又是一阵吼声震天，又是一阵驱散人群的催泪弹，又是一个用盾牌构成的扇面队形，解放军的排障队在他们的开道下，从复兴门桥上的火海中又打开了军车行进的通道。

……

开道的防暴队在强攻，而位于西单路口执行疏通道口任务的武警官兵则在智取。

6月3日晚11时15分，某支队支队长扬德安带领500余名官兵，二支队副支队长张占亭带领部分官兵克服重重困难，到达西单路口，脚跟没有立稳，便被在暴徒煽动下的万余名不明真相的人群团团围住，谩骂、殴打，自不必说。

扬支队长镇静地思考着：500余名：万余名，悬殊太大；西单路口很窄，不但没有自身的回旋余地，而且也很难在进城部队到达之时疏通路口；民族文化宫那里地势开阔，既便于与人群周旋，牵制西单路口及复兴门、礼士路的人群，为进城部队疏通道口；又有民族宫警卫中队作依托，不至腹背受敌。他急中生智，一个“调虎离山”计马上付诸实施。

“同志们！走，到民族宫门前去”

扬支队长这一喊，近万人群从东口，从南口，从北口，从西口，“哗”的一下，向着这500余名官兵猛追过去，石块、瓦砾、燃烧瓶，一齐向着500余名官兵砸去。

死守民族宫，被动挨打，不为上计。扬支队长一声令下，数十枚催泪弹在尾追的人群中开花，人群慌忙退向西单路口。500余名官兵趁机回头紧追过去，然后又一个转身，再回到民族宫门前。不甘罢休的歹徒又煽动群众回头追打他们……

500余名官兵精疲力尽，多半受伤。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任 务，为了用事实教育群众，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。

追过来——顶回去——再追过来——再顶回去……从西单到民族宫，整整展开了8次“拉锯战”，500余名官兵把西单路口的万余多人群牵制在了民族宫门前。夜里12时54分，当长长的军车队伍在防暴队的引导下，冲过民族宫，冲过西单，直奔天安门广场时，暴徒们才如梦初醒，连连狂喊：“上当了，我们上当了！”也就在这时，这些武警官兵除重伤员外，跟着浩荡的军车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。

凌晨1时30分左右，戒严部队准时到达天安门，顿时，金水桥畔欣喜若狂，“解放军万岁！”——“武警万岁！”彼此起伏，响彻云霄。戒严指挥部“前指”的首长一个一个地拥抱着武警防暴队员，赞扬他们是铁腿、铁头、铁臂、铁嗓子，为进城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6月4日凌晨4时30分，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。戒严指挥部的首长考虑到，清场，是夺取平暴斗争决定性胜利的标志，不能没有武警部队参加。武警官兵深感这一任务无上光荣，他们由东到西一字儿排开，在总队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的指